

抗戰時期的中美外交

姜敬熙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閥發動蘆溝橋事變,大舉進攻中國,破壞世界和平,中國為維護國家生存與獨立,奮起抗戰。事變次日,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與國民政府簽訂白銀黃金互換協定,協助中國穩定法幣與外匯。十月五日,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芝加哥發表重要演說,指斥侵略國違反條約,造成國際混亂與不安局勢,比喻侵略行為有如傳染性之疫癘,呼籲國際合作,採取措施,隔絕疫癘。六日,美國國務院發表宣言,譴責日本侵華行動違背九國公約與非戰條約。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國革命領袖蔣中正委員長致函羅斯福總統,感謝美國對中國抗戰之同情與援助,並告知中國為反抗侵略而戰,不僅在維護本國之主權,尤在保持各關係國之權益,希望美國在經濟與物質上,能予中國以有效之支援。

美國政府及羅斯福總統因受孤立派輿論之牽制,未能採取有效行動。九月,中國政府派胡適繼王正廷為駐美大使,另派陳光甫赴美洽商借款,美方婉拒給予政治性之借款,祇以商業性之借款援助中國;中國提出以桐油抵押借款方式,在商務

範圍內與美方磋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桐油借款二千五百萬美元,經羅斯福總統批准宣告成立。

一九三九年二月,日本乘歐洲局勢緊張,英、法無暇東顧之時,佔領海南島,冒險南進,蔣委員長發表談話,認日本南侵造成太平洋上之「九一八」,為對美、英、法最大之威脅。美國國會旋即通過太平洋設防案。七月二十六日,美國政府宣佈廢止美日商約,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指斥日本為戰爭禍首。

美國對遠東政策雖轉積極,英、法則因德國在歐洲勢力伸張,意欲與日本妥協,以圖在遠東苟安。八月二十三日,德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形成美、英、法、蘇在遠東之紛歧矛盾,助長日本侵略氣焰。蔣委員長於八月二十九日致電胡適大使告以德蘇協定成立後,英蘇關係惡化,對遠東前途不利,期望美國出為英蘇仲介,使美、英、法、蘇共同一致對日,謀求遠東問題合理解決,防止英日同盟復活,並維護九國公約之精神,命胡適大使面陳美國羅斯福總統,特別注意。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歐戰爆發,蘇聯與日

本為諾門坎事件成立停戰協定,英、法亟謀與日本妥協,日本以侵華軍事泥淖深陷,無法自拔,曾請美國總統調停中日戰爭。九月十八日,蔣委員長電告胡適大使,日蘇停戰協定後,蘇聯必促使日本南進,英、法不解其陰謀,猶欲與日妥協,此時惟有美國政府對日有一堅決之表示或對日禁運,以鼓舞英、法之勇氣,可挽此危局,應促請美國政府注意。十月二十日,美駐日大使格魯(Joseph Clark Grew)奉命在東京發表演說,指斥日軍在華野蠻殘暴行動,及繆誤之「東亞新秩序」,警告日本侵略政策如不改變,不僅美日新約無從談判,美國對日本侵略政策自有不能容忍之一日。

一九四〇年三月七日,美國聯邦進出口銀行核准以二千萬美元借款(滇錫借款)貸予中國,此為抗戰時期美國對華第二次貸款。六月,中國對日作戰已三年,軍事方面,雖愈戰愈強,但財政金融則陷於異常窘困地步,蔣委員長特派宋子文代表中國政府前往美國續商借款事宜。此時法、英因歐戰失利,在遠東無力抗拒日本,於六月、七月,相繼受日本政府威迫,停止越南方面

及滇緬路對中國之貨運；蔣委員長鑒於情勢緊迫，迭電駐美使節，促請美國政府注意日本南進野心，迅採有效步驟，遏止太平洋上之危機。七月二十五日，美國宣佈對日禁運汽油與廢鐵。

九月，日軍侵入越南，日本與德、義兩軸心國訂立同盟協定，遠東局勢益為險惡。美國對外政策隨即有重大轉變：①實行建立兩大洋海軍；②國會通過平時兵役法案；③擴大對日禁運範圍；④下令遠東各地美僑準備撤退；⑤加強非律賓防務；⑥與英國成立太平洋協定。美國進出口銀行於一九四〇年九月下旬，宣佈予中國第三次貸款二千五百萬（以鎊砂抵借）。同年十月十八日，英國政府因美國之鼓勵，宣佈重開滇緬路，中國抗戰物資得以由滇緬路輸入內地。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日本軍閥所控制之政府正式承認汪兆銘在南京所組織之偽國民政府，並與簽訂所謂「調整中日關係條約」；翌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發表宣言，不予承認。十二月一日，羅斯福總統並宣佈貸予中國一億美元大借款，以表示援助中國抑制侵略之決心。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美國羅斯福總統向國會提出軍火租借法案，經衆、參兩院通過後，於三月十一日經羅斯福簽署成立，此後中國根據此一法案，獲得美國軍火公開援助。中國政府為便利軍火之採辦，特在美國組織一中國自衛供給公司，向美內閣軍火借貸委員會提出軍用器材及軍械彈藥細單；四月十八日，美國羅斯福總統批准第一批價值四千五百萬美元之軍援器材，往後槍砲與坦克車亦獲得連續供應。

中國政府於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一月，聘請美國總統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來華協助規畫美國貸款之支配與運用。居里於二月上旬偕同經濟專家戴沛禮（Mr. Despres）經香港抵達重慶後，國民政府除提供各種資料供其研究外，蔣委員長曾與其談話多次，討論範圍除經濟問題（包括阻止鉅額法幣由淪陷區流入內地、阻止通貨繼續膨脹、使中央銀行成爲真正之政府銀行、改良稅制及穩定外匯等）外，並談及政治問題（包括中共問題、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關係、政府容納他黨及中國民主政治之成效等）、軍事問題（包括飛機援華及阻止日本南進等）及其他問題（包括協助中國戰後經濟建設及協助中國改進滇緬路之運輸業務等），內容頗爲廣泛。

蔣委員長與居里談話期中，居里曾約中共在渝代表周恩來談話一次。居里又赴成都參觀空軍基地及學校。二月底，居里來華任務完畢，首途歸國，臨行曾就他與蔣委員長談話印象及在華一月考察所得，作成「觀感與芻議」一文，送呈蔣委員長，文內對中國經濟、外匯、銀行、交通、政治、軍事，以及戰後建設等問題，均有具體意見與建議。蔣委員長則以三項文件交居里轉達羅斯福總統：（一）關於中美經濟合作等問題之備忘錄一份；（二）請美國政府凍結華人在美存款之函件一通；（三）請美國補充中國空軍之備忘錄一份。

居里返美後，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在美國新聞編輯人協會講演訪華觀感，對中國人民在物質條件欠缺環境中克服困難之努力倍加讚揚；強調中國抗戰對美國的貢獻，主張美國應予中國

以具體援助。往後對於援華工作頗有表現，如平準基金借款之簽約，政治顧問與交通專家之來華，都是由居里所促成；居里並以租借法案負責人之一的地位，對於分配援華物資，曾予以相當支助。一九四一年五月下旬，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決於戰後放棄在華各種特權。

六月二十二日，德蘇戰爭爆發，日本一面集中兵力於「滿洲」，以備隨時對蘇作戰，一面令駐美大使野村與美國進行談判，企圖誘騙美國解除對日經濟封鎖；日本同時增兵越南，以爲對美討價還價之要脅。蔣委員長洞悉日本陰謀，曾建議美國發表積極援蘇聲明，以防止蘇、日兩國在遠東成立諒解。七月二十六日，美國政府爲日寇侵越，下令封存日本在美資金，宣佈在非律賓設立遠東軍總司令部，任命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爲總司令，同時派遣軍官團來華，充任蔣委員長的軍事顧問，調查中國部隊貸借軍火運用情形及所需要的援助。

八月十四日，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首相舉行會談後，發表宣言（即大西洋憲章），列舉共同反抗侵略原則八項，英、美對歐亞政策趨於一致。此時，美日談判雖尚在進行中，但自羅、邱宣言發表後，美日關係已日見緊張。

自一九四〇年九月，日軍侵入越南，日本與德、義兩國成立軍事同盟後，太平洋局勢日形緊張，中美關係益加密切，蔣委員長爲加強與羅斯福總統間之私人直接聯繫於一九四一年二月間，羅斯福總統行政助理居里來華時，曾囑居里返美後

轉請羅斯福代為物色政治顧問一人；五月下旬居里致電蔣委員長：「閣下前欲避聘政治顧問一位，做總統業已欣允，慎加考慮，現擬推薦約翰霍布根斯大學國際政治學院導師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擔任此席，惟僅以私人資格為閣下服務，如荷同意，請即由此間貴國使館洽辦。」蔣委員長當即轉電駐美代表宋子文與拉氏商定條件先試用六個月。

拉鐵摩爾顧問由美來華，到達重慶後，蔣委員長於七月二十一日予以接見，三十一日晚再度召見拉鐵摩爾，告以中國抵抗日本侵略已逾四年，所處地位仍屹然孤立，特提出兩點建議，囑拉氏電達羅斯福總統：（一）希望羅斯福總統居間促成中、英、蘇三國間之諒解與協議；（二）允許中國參加美、英、澳、荷太平洋聯防會議。蔣委員長並告拉氏，得暇擬與討論滿洲、蒙古、新疆等邊疆問題，拉氏答允遵辦。八、九月間，拉鐵摩爾顧問先後提出關於新疆、外蒙及東北問題的節略，所提各項意見，雖與中國政府意旨出入不大，但對於蘇聯處心積慮侵略中國邊疆之陰謀與事實，並無深刻認識，因而在建議案中，對蘇聯在中國邊疆逐漸造成之特殊情勢及應行採取之對策，諸多忽視。

一九四一年年底，拉鐵摩爾顧問聘用期滿，即將返美，蔣委員長於十二月六日與之談話，囑其轉告羅斯福總統「中國決不能放棄東北，否則新疆、西藏皆將不保，外蒙亦難收復。如果中國外圍被日、蘇、英侵吞，不僅中國本部無法保守，且被四面環伺，步步緊迫壓縮，勢將無法生存

，推演所及，必將影響整個太平洋之局勢，馴至赤禍滋蔓世界人類蒙受無窮危害，必須中美密切協力，穩定太平洋基礎，方不致貽患於後世。」一九四二年一月中旬，拉鐵摩爾離渝返美。

自一九四一年六月，美日開始談判，至十一月，日本擬以撤退越南駐軍為要求美國放鬆經濟制裁之交換條件，一時謠傳美日即將妥協，蔣委員長特向美國鄭重表示，在中國侵略之日軍撤退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以前，美國對日之經濟封鎖政策若有放鬆，則中國抗戰必蒙受重大影響，國際信義與人類道德，亦將淪喪無餘。未幾，美國政府即向中國提出保證，美日談判不傷及中國之利益，並表示美國係以（一）不得以武力推行國策，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問題；（二）他國之領土主權不得侵犯；（三）不得干涉他國內政；（四）機會均等等基本原则，作為對日談判之基礎。此四項基本原则，日本原無誠意接受，美日談判六十餘次，迄未成立協議；日本一面加派來栖赴美協助野村，虛與美方周旋，一面暗中積極備戰，於十二月八日，以精銳之海、空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因之爆發。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羅斯福總統致電蔣委員長略謂：「日本對美先施狡獪之攻擊然後宣戰，美國會已宣佈美國與日本處於戰爭狀態，本國得與閣下所領導之偉大民族相聯合，本人殊以為榮，深信我等共同努力之結果，必可將非法勢力完全消滅。」蔣委員長立即復電，告以中國在共同作戰中，將貢獻所能與所有，願與美國相聯合，以待太平洋與全世界於暴力災禍下獲得解救

。國民政府於十二月九日發表文告，對日正式宣戰，同時宣告對德、義兩國立於戰爭地位。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關係漸臻密切，中國與盟國間之軍事接觸，日漸頻繁；蔣委員長應羅斯福總統之建議，於十二月十七日召集美、英、蘇在渝高級軍官，舉行會議，交換關於聯合作戰之意見，並於十二月二十三日中、美、英軍事代表會議中，提出遠東聯合軍事行動初步計畫六條，立即獲得通過。十二月三十一日，羅斯福總統致電蔣委員長，建議成立中國戰區（包括泰、越）盟軍最高統帥部，請蔣委員長擔任盟軍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經考慮後，復電表示接受。

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國政府以軍事供應浩繁，收支無法平衡，財政經濟空前艱窘，特命外交部長宋子文在美進行鉅額借款，嗣經羅斯福總統同意，於二月上旬咨請國會，要求同意對華貸款五億美元，經由參、眾兩院一致通過宣告成立。蔣委員長適在印度訪問，接獲羅斯福總統電報後，即復電對美國之適時援助，表示感謝。

一九四二年三月，日軍侵入緬甸，滇緬路交通阻滯，美國援華物資祇能運至印度，中國對外交通又陷絕境，中國乃籌關中印航空線，向美國政府洽撥飛機。五月上旬，美方決定空運辦法，撥空中堡壘五十架擔任空運。

五月下旬，中國外長宋子文在美與赫爾國務卿簽訂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協定，完成租借物資法律上之程序。自軍火借貸案開始實施以來，中國在過去一年中所獲貸借軍品之總價值僅及六千萬美元，尤以飛機太少，與中國所要求維持第一擊飛

機五百架之數，相差甚多；各項軍品運抵印度後，由於空中運輸量有限，緩不濟急，最高統帥蔣委員長鑒於日本自太平洋戰事發動以來，同盟國對遠東戰爭仍甚漠視，對中國單獨應戰之艱危，不加實際急速援助，殊令中國軍民失望，特令駐美使節向美國政府提出抗議。七月，美國總統派行政助理居里再度來華，向蔣委員長解釋，此時盟國對歐亞全局之戰略，在東戰場方面為限制日軍之進展，在西戰場方面則須傾全力以救援埃及，並對反攻緬甸及飛機供應問題、改善中英邦交問題、史迪威將軍之地位問題、空運緊急貨品問題、戰後政治問題、印度問題及改善中蘇關係問題等有所商討。蔣委員長將關於戰略問題之意見，於八月六日作成備忘錄，交與居里。八月七日，居里以任務完畢離渝返美。十月二日，美國總統私人特別代表威爾基(Wendell Willkie)飛抵重慶，就加強中美合作問題、戰時經濟問題、印度獨立問題、蘇聯與中共問題等與蔣委員長廣泛交換意見，九日離華返美。十月十日，美、英兩國同時宣佈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其他有關權益，依平等互惠原則與中國政府另訂新約。十一月二十六日蔣委員長夫人抵美訪問，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返國，為時七月餘，蔣夫人在各地發表演說，感動當時美、加兩國衆多人民，增進他們對中華民族的認識與敬重。

一九四三年夏天，北非戰局好轉，太平洋方面盟軍海上反攻亦在順利進展之中；羅斯福總統為反攻緬甸與中美合作及遠東戰事善後等問題，曾面告蔣夫人並送電蔣委員長，表示殷望與蔣委

員長當面晤商之意願，及後洽定中、美、英三國領袖於十一月下旬在開羅會晤；十一月二十二日，蔣委員長、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先後抵達開羅，三國領袖於會議後，共同發表宣言，申明中、美、英三大盟國對日作戰之決心與目的，並明白規定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羣島應歸還中國，同時保證朝鮮戰後之獨立，會議結果至為圓滿。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美國國會通過廢止限制華人入境法案，十二月十七日經羅斯福總統簽署成立。一九四四年三月間，中國在新疆匪部隊迭遭外蒙方面俄機之襲擊，同時中共在陝北秘密集中部隊，藉蘇俄援助，企圖利用時機實行叛變跡象；蔣委員長以蘇聯扶植中共，顯與同盟國協力制敵之本旨相違，特電請羅斯福總統注意，羅斯福總統於四月一日復電表示，為避免作戰時期重生阻難，建議暫將此事擱置，以待此次戰爭結束，而不放棄任何主權與權利。

一九四四年六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gard Wallace)訪華，為中蘇關係與國共關係及太平洋前途等問題與蔣委員長舉行多次會談。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亦於此時奉命赴美，為中美合作、國際合作及墊付美軍在華用款等問題，與美國當局進行洽商，並出席國際貨幣金融會議。一九四四年九月，美國總統私人代表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將軍，偕同戰時生產局局長納爾遜(Donald M. Nelson)來華，以謀加強中美軍事合作，並協助策劃中國戰時與戰後之經濟建設，蔣委員長迭次接見赫爾利將軍與之討論，並就當時經濟及戰後建設等問題與

納爾遜局長作兩次接談；此時因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將軍不盡職責，漠視互相諒解與互相尊重之合作要素，經蔣委員長電商羅斯福總統將史迪威召回，共黨分子乘機挑撥離間，破壞中美友誼，導致美國朝野及輿論對中國印象極為惡劣；蔣委員長抱定不損國家威嚴，不使共黨赤化中國之基本原則，審慎肆應，使緊張一時之中美關係，逐漸趨於和緩。

正當中國戰區及太平洋盟軍對日反攻節節進展，最後勝利即將來臨之際，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逝世，副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繼任總統，八月十日，日本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

對日抗戰八年期間，中美外交尚屬密切友好，每當中國處境艱危之際，美國均曾作道義之聲援，並予以金錢物質之援助，尤於歐戰爆發，日寇氣餒蠶食之時，美政府採取各種有力制日步驟，均予中國抗戰軍民以甚大之鼓勵。日本投降後，中國正決心與美國完成最密切之合作，以保障太平洋永久和平，不幸美、英兩國於雅爾達會議時，因允許蘇俄自中國東北取得若干特別權益為參加對日作戰之條件，鑄成大錯，蘇軍大舉侵入東北，積極支助中共擴大叛亂時，美國不能伸張正義，採取有效步驟，抑制強暴，致使蘇俄得以肆行無忌，卵翼中共，擴張侵略，影響所及，不僅中國大陸淪陷，且赤禍蔓延，韓戰越戰相繼爆發，世界局勢迄今仍陷於動盪不安，推源禍始，日本侵華，實貽中國以至世界無窮之禍患。